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八至二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吳銓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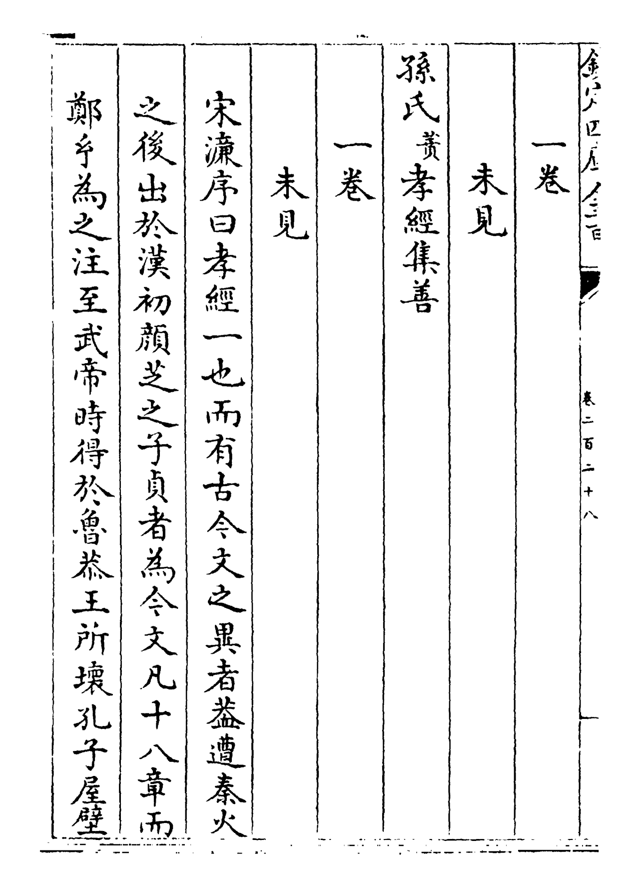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七

宋氏濂孝經新說

一卷　未見

朱氏升孝經旁注



一卷

未見

孫氏蕡孝經集善

一卷

未見

宋濂序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顔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氏為之注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

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為之注後世諸儒各騁已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摧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允況鄭氏未嘗有注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顔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為之傳者縱曰非鄭氏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注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偽為閨門一章文氣凡鄙不合經典將何

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歺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絶宋司馬温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僞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閒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絶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指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

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為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為正頗遵刋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為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蕢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為之宗蕢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已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予為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蕢字仲衍洪武壬

寅鄉貢進士令為織染局使云

葉氏瓚孝經衍義

佚

廣信府志葉瓚字賛玉貴谿人元末為月泉書院山長太祖取婺州被召欲用之以疾辭著孝經衍義

何氏初孝經解

一卷

佚

黄虞稷曰初字原明常山人洪武中與修書傳會選

後官開化教諭

孫氏吾與孝經注解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洪武初吾與為太常博士命授靜寧侯葉

昇孝經因為直說以訓之

吳氏從敬古文孝經集義

一卷

佚

廣信府志吴從敬貴谿人洪武初以薦授晉府長史

方氏孝孺孝經誡俗

一卷

佚

晏氏璧孝經刋誤

一卷

未見

曹氏端孝經述解

一卷

未見

端自序略曰性有五常而仁為首仁統萬善而孝為先葢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為仁為仁莫大乎能孝

劉氏實孝經集解

一卷

未見

薛氏瑄定次孝經古今文

二卷

未見

費氏希冉孝經解

二卷

未見

楊氏守陳孝經私抄

八卷

未見

陳氏選孝經注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卒謚恭敏

應氏綱孝經刋誤集注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綱字恒道永康人成化中貢士歸德訓導

周氏木考定古今孝經節文文或作次

一卷

未見

朱鴻曰松江周木以漆書韋編時有滅絶錯簡闕文

殆或不免於是考古文今文合為新考定孝經一書不分章第傳釋似亦可觀但以閨門章第內嚴父嚴兄之下擅補猶君長也四字非闕文之史矣

陸元輔曰周木常熟人成化乙未進士

晏氏鐸增注孝經

一卷

未見

潘氏府孝經正誤

一卷

未見

朱鴻曰上虞潘府疑孝經與中庸文體相類首章孔子極言孝道之大以告曾子其下十二章皆推明首章未盡之旨斷非孔子先自作經又自作傳以釋之也因作孝經正誤效中庸章第其序次亦多牽强

繆泳曰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太常卿

董氏品重定孝經傳注

一卷

未見

王氏守仁孝經大義

一卷

未見

余氏本孝經集注

三卷

存

姓譜本字子華郢人正德辛未進士授翰林編修出

為廣東提學副使官終南京通政

郎氏瑛訂正孝經

一卷

未見

汪氏宇孝經考誤集解

一卷

未見

朱鴻曰祁門汪宇孝經考誤集解亦效中庸章第次序固為可觀但其傳皆隨文訓解惟釋字義未悟夫子作經大旨

蔡氏烈孝經定本

一卷

未見

陳氏深孝經解詁

未見

余氏息孝經刋誤說

未見

柯氏遷之考定孝經古文

未見

褚氏相孝經本文說

未見

陳氏曉孝經問對

未見

余氏時英孝經集義

未見

黄虞稷曰字景淳婺源人浙江布政使一龍之父從學於鄒守益

時英自序曰昔者夫子與羣弟子論求仁者不一而足而於論語首篇直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七篇所撰無非仁義要其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大學以孝

者所以事君為治國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為政在於修身而歸之親親為大由是而觀則知四書固道德之蘊奥若孝經一書又所以立其本而養正焉者也英自童而習之既長而益釋其義見其理博而條分言近而旨遠服之靡敢失焉然考其中似猶有增加離析及多參差之語不可以思最後有得於朱文公先生刋誤一書為之分經分傳及上下諸家傳注互有發明於是始知先儒讀書之精先有得我心於

數十百載之上者輒不自量竟將先儒諸說之已成者蒐而輯之其大綱一宗文公刊誤及余氏本再序章次為定內之細釋則收諸家傳注畧為隱括名之曰集義藏之家塾以訓子弟然予每念之往昔事二先人日能盡其歡愛勉加祇慎則推之今日所以接人與物者往往亦由此出而嚴威儼恪一有未除則病根亦種種著見此其一源千派不可誣者今欲即我所能以達吾之所未能而覩已不在矣烏乎痛哉

後之為子弟者其尚體余之意以讀是經則知孝為百行之首而竭力於因嚴致敬因親致愛二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以盡天經地義之懿篤始終之義以安其親則一孝既立百行自開庶有以行仁義施於政而達諸天下豈徒為口耳之習也夫

趙鏜後序曰予童子時初入家塾先君授以孝經一帙俾塾師授之章句而口誦之時漫不知省也及長稍知問學取而心維之始悟是書關涉世教與大學

相表裏然大學自二程表章之後朱子為之注釋今與諸書並列於學官不知此書何以獨闕如也葢嘗沈潛反覆而竊疑之夫聖人吐辭為經立言為訓無枝辭無蔓說今詳經文首統論孝之終始中分論孝之散殊而總結之於末文勢脈絡與大學同固無俟於旁引曲證也而乃參之於詩書之文析之為閒斷之語遂使聖言潔静精微之全體不獲見於後世乃若傳文則其語尤多可疑如所釋至德要道嚴父配

天之類甚非聖經之本旨擬之大學十傳其醇疵疎密又何其天淵懸隔也豈秦火之後漢儒掇拾煨燼而傳會以成之者與久懐此疑又恐其無從考證而不免於妄言之罪也及讀中祕書偶得朱子孝經刊誤一編不覺躍然曰此足以破千古之疑而孔曾當時問答之藴昭昭乎若發矇矣甚哉朱子之有功於聖門也然竊聞朱子於刊誤之外更欲掇取他書别為外傳以發此經之旨而乃竟不果焉使至今讀者

不能無為山一簣之歎予近舉以質諸謝君文谷文谷即出見田公乃翁寒塘先生所著集義示予曰此不足為孝經外傳耶予受而讀之宏綱大要一以刋誤為宗間出已見為之更定大義以附於後中間注釋則取諸家傳注而折衷之亦如諸書之集注然乃知朱子之所未為者先生固已為之真可謂上繼其志而庶幾於外傳之作者矣然則朱子固有功於孔門而先生不有功於朱子哉鏜不敏童而習之至白

首而其疑始釋又得藉是以自逭妄言之罪詎非先生之功哉然先生之自叙也戚然有感於親之不在鐙之情與先生無以異者故因文谷之授簡也特詳著其説於後而因重有感焉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孝經八

沈氏淮孝經會通

一卷

未見

淮自序曰竊聞孝者百行之本經者萬世不易之常

道也會通者會諸家之說而求其通也夫聖言言之至也天下後世之準也何俟於會而通之也以晦於秦也鑿於漢也襲於唐也至宋朱子始正之也而猶未經注釋也元草廬吳氏又一正之而未廣其傳也我太祖高皇帝首頒教民榜文成祖文皇帝集孝順事實垂示模範即古先哲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也列聖繼承有隆勿替第孝經雜出行者今文一十八章童子誦習余懼其久而愈失其真也乃與博士弟子

朱生鴻賁生浩然共繹之冒為訂次列凡例目錄以見意嗟乎聖言具在也無增損也以聖言明聖言記述者意也啟其晦去其鑿而無所於襲也夫亦求其通也經成矣再得陶潛集讀之其作五等孝傳贊至明也附於聖經猶醫之有案也葢欲人敦本窮原是則是效同臻至理也

繆泳曰淮仁和人嘉靖丁未進士

羅氏汝芳孝經宗旨

一卷

未見

鄒元標傳畧曰先生字維德南城人學者稱明道先生嘉靖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殿試癸丑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歷叅政歸先生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

類由其學以衆人之立達為學勿執己見也

程氏廷策孝經訂注

一卷

未見

繆泳曰程氏名廷策休寧人嘉靖癸丑進士

蔡氏悉孝經孝則

未見

繆泳曰蔡氏名悉合肥人嘉靖己未進士

李氏材孝經疏義

二卷

未見

張維樞後序曰乙未冬謁見羅先生於東山之麓見先生教後學如大地𣏌泉隨分而滿自孝經疏義出而信愚夫愚婦孩提赤子人人皆可為孔曾也書列十八章於前疏為敬養慎終敬享慎行四局於後著小序以會歸採經傳以摭實細而盥漱抑搔鉅而至

於通神明塞天地横四海葢一開卷而性命之奥修身為本躍如也學者誠即疏明義反身立本無形而僾然如見無聲而愾然如聞舉足跬步而兢兢然如臨履姑胥張公曰疏義一出宜與大學並立學官張公可謂知言者也

歸氏有光孝經叙録

一卷

存

有光自序曰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顔芝所藏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絶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為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葢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别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

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宗其後陸澄謂為非鄉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鄉遂請行孔廢鄭夫子鄉以為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

時儒者盡非予乃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

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

杜鎬等依以為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觧猶尊用古文

其意詆今文為他國疏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

别序而近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

偽因朱子刋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

乃梁博士皇甫偘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

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

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書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

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方氏學漸孝經繹

一卷

未見

劉氏子立孝經注疏

未見

韓氏世能孝經解

未見

吳與曰敬堂韓氏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所著孝經解萬歷丙戌進於朝

黃氏金色編定古文孝經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新陽黃氏錢塘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布政參議

方氏揚孝經句義

未見

徽州府志方揚字思善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杭

州知府

胡氏時化孝經注解

一卷

未見

孝經列傳

七卷

佚

繆泳曰龍涯胡氏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廣東

布政司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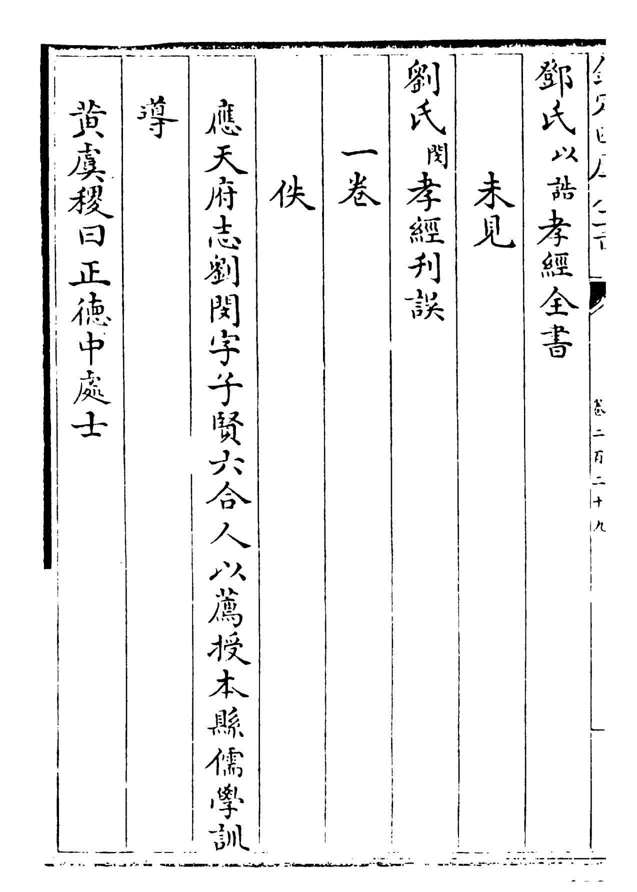
吳氏𫍰謙重訂孝經列傳

七卷

未見

繆泳曰文臺吳氏臨川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嘉興知

府謫陜西布政司理問



鄧氏以誥孝經全書

未見

劉氏閔孝經刋誤

一卷

佚

應天府志劉閔字子賢六合人以薦授本縣儒學訓導

黄虞稷曰正德中處士

楊氏起元孝經外傳

一卷

未見

孝經引證

二卷

未見

鄒氏元標孝經説

未見

孟氏化鯉孝經要旨

一卷

未見

李氏樂孝經別傳

一卷

存

繆泳曰李氏名樂餘姚人萬歷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孝經注

一卷

存

虞氏淳熙孝經通言

九卷

未見

孝經集靈

二卷

存

今文孝經說

一卷

存

馮氏從吾孝經義疏

未見

繆泳曰少墟馮氏長安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工部

尚書謚恭定

吳氏炯孝經質疑

一卷

存

陳氏堯道孝經考注

未見

繆泳曰心源陳氏福清人萬歷已丑進士萬安縣知縣有孝經考注

曹氏于汴補正孝經本義

未見

繆泳曰真予曹氏安邑人萬歴壬辰進士歴官左副

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子太保

畢氏懋康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東郊畢氏歙縣人萬歴戊戌進士歴官總督

倉場戸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古文孝經注

一卷

存

毅中進表曰聖主承乾百行惟先於立孝明王保養

萬幾莫要於尊經衍孔辟之真傳證唐皇所繆尚書

如有待道不虛行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孝經

一篇乃六經總會而分章十八則諸子傳訛蓋自秦

火既灰原經藏於孔壁迨漢初弛禁今文先出顔芝

孔惠繼來方獻全經之寶后蒼已誤謬稱乎晏之疏

顔孔並行魚珠無辨及魯恭得古文於孔壁與惠隻

字僉同而安國注惠本以正顏則闕閨門一節且乖
引證更妄分章人遂遵古而非今世將行孔以廢鄭
未幾安國與難其注未行嗣後劉向校讐惟鄭是尚
相沿六朝五代鄭孔注並立學官𠃉及大建貞觀科
目家獨尊孔氏奈何明皇自稱稽古命諸儒攷正異
同而馬貞排嫉子𢆶以分章定爲繩尺尊唐一序流
贋三朝司馬光曾進呈古文而阻於新法朱仲晦晚
爲刋誤而未逮先資故高皇表章六經謂孝經非孔

壁全書學校未以設官科貢不行取士固彼時天開
草昧亦諸臣日昃未遑茲葢伏遇皇帝陛下敦孝格
天横經馭世順徳洽兩宫五十年九月慶雍熙之治
盛年當萬歴四十載八荒濟仁覆之休萃尊富享保
於聖人重華再見凝禄位名壽於大徳歴代希聞皆
本大孝之推實是尊經所致然教民孝須令天下咸
覩孝經大全廣布孝經當進辟傳與六經為伍慨遺
經淹沒自炎漢至斯本初劉向羣儒之差終歸開元

諸臣之罪也臣世頌古文家傳繕本生民所學惟在此書前叨詞館四擭加意編摩即放卭壑入秋更加考定證令文之謬誤加古義以注疏經文自有後先古本原無脱落首五言孝引起原以詩書次三發端隨問咸歸旨趣各因諸家之注裁成易簡之章庶古義粲然復明聖經靡有闕失矣伏願皇上悉加電覽統賜聖裁如果壁經當尊臣注當採乞勅詞林儒碩令之廣博攷稽俾經筵日以進呈而科貢用之取士

仍希宸翰題序永傳則皇上錫類之孝上塞天而下塞地正經之功前無古而後無今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孝經集注一部隨表上進以聞

繆泳曰中山蔡氏光山人萬歷辛丑進士歷官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所注孝經於萬歷四十年十二月進時官行人司副

呂氏維祺孝經本義

二卷

未見

孝經大全

二十八卷

存

孝經或問

三卷

存

孝經衍義

存

維祺自序曰愚既注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出入孔傳已亡鄭説無徵唐注浮誚邢疏繁蕪學士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刋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釣滄子宋景濂羅近溪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如吳臨川董鄱陽虞長

獳蔡宏甫朱周翰孫本朱鴻諸家各有注行世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牽合附會改易增減亦失厥旨乃捃摭羣書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冠以義例羽翼引證姓氏節畧若干卷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葢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為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乙亥履端業已繕寫為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閒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

成尚有續著衍義圖說外傳等若干卷俱藏諸笥以
訓子弟及門之士云爾崇禎戊寅端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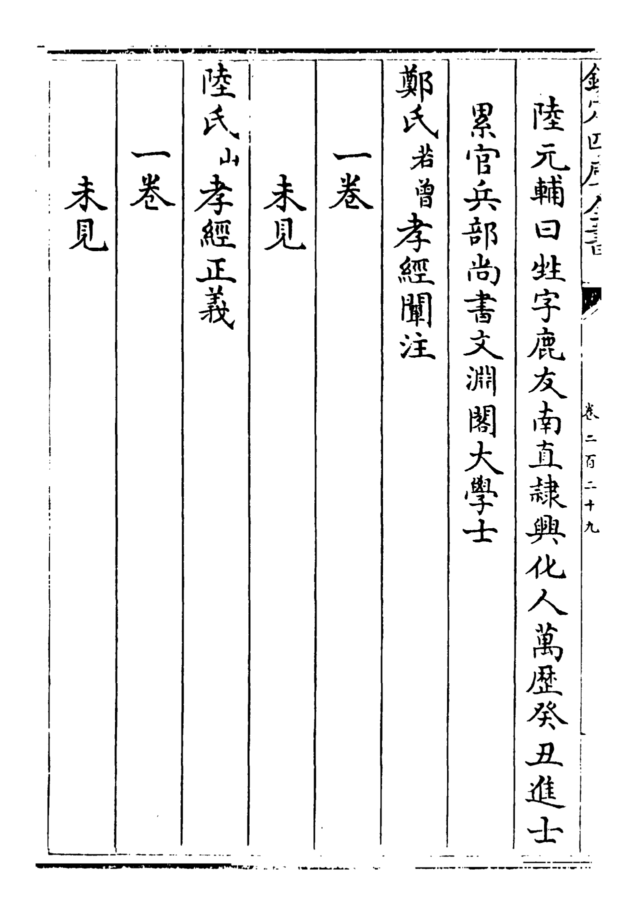
黄虞稷曰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
歷官南京兵部尚書三書皆於崇禎十三年進呈

呂氏維祜孝經翼

未見

吳氏姓校訂孝經本義大全

未見



陸元輔曰甡字鹿友南直隸興化人萬歷癸丑進士
累官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鄭氏若曾孝經闡注
一卷
未見

陸氏山孝經正義
一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九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孝經九

陳氏仁錫孝經翼

未見

黄氏道周孝經集傳

四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為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為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為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初為

孝經之傳注也臣纆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返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冑養老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主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

朱垣曰先生在白雲庫中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本本各别令觀集傳乃以孝經為經以禮記孟子錯綜為緯與前日寫本絶不相同

陳有度曰先生嘗言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令觀集傳以一部禮記為孝經義疏以孟子七篇為孝經導引其他六籍皆肇是書葢鄭孔所未發也

陳先元曰夫子以孝經綱領六經而其文簡質不若他經之崇閎自劉鄭以下數百家所紬繹章句耳子

歟不作誰明其原今讀集昭昭乎日月江河也有聖人作將修周公之業於傳乎取之將明孔子之道於傳乎取之先生嘗云孝經千七百七十三字合乎天行今觀大小傳煩簡損益各有權度後有達者當有悟於斯文矣

孫承澤曰漳浦黄先生孝經集傳以孝經為經以二戴禮儀禮為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鄭開極曰鄉先生石齋黄公考注經傳其功甚偉而

孝經集傳一書尤稱醇正其分經別傳則朱考亭之刊誤也次第篇章則劉中壘之今文也儀禮二戴記以為疏義則六家之同異可無論也小傳則公之所發明大傳則兼采游夏思孟之所闡述也黴義五著義十二則公之自序其節目也旨該而義切其為集傳也若是至德要道不粹然明備也耶

沈珩曰紫陽朱子孝經刊誤因文刪定無所增加嘗欲掇取他書之言別為外傳以發此經之義而自謂

未敢益若有待焉晚歲修明三禮則以儀禮爲經若二戴記及諸經史所載有及於禮者各附本經之下惟喪祭二禮未就屬門人黄幹續成之漳海黄石齋先生紹明紫陽之意成孝經集傳一書謂六經之本注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爲孝經疏義他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亦備采之謂之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此紫陽修儀禮之成法也大傳字目二萬餘小傳五萬

餘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癸未釐然大成非若紫陽
儀禮喪祭之有遺憾也

孝經本讃
一卷
存

龍氏文光孝經秋訂
一卷
佚

張氏鼎延校訂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鼎延字玉調永寧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南京

文選郎

張氏有譽孝經衍義

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靜涵張先生江陰籍無錫人天啟壬戌進

士歷官侍郎後遯跡為雲巖山僧

何氏楷考定古文孝經

三卷

存

孫氏本古文孝經說

一卷

存

孝經釋疑

一卷

存

黄虞稷曰本錢塘人

朱氏鴻孝經質疑

一卷

存

孝經集觧

一卷

存

陸元輔曰鴻嘗輯孝經十書刋行之

張瀚曰朱君篤信是經博求諸本考訂異同詳定釋義採輯經義敷衍大義其志意專探索勤體認切造履堅觀於所述而其人可知已

馮氏夢龍孝經彙注

未見

瞿氏罕孝經貫注

二十卷

未見

孝經存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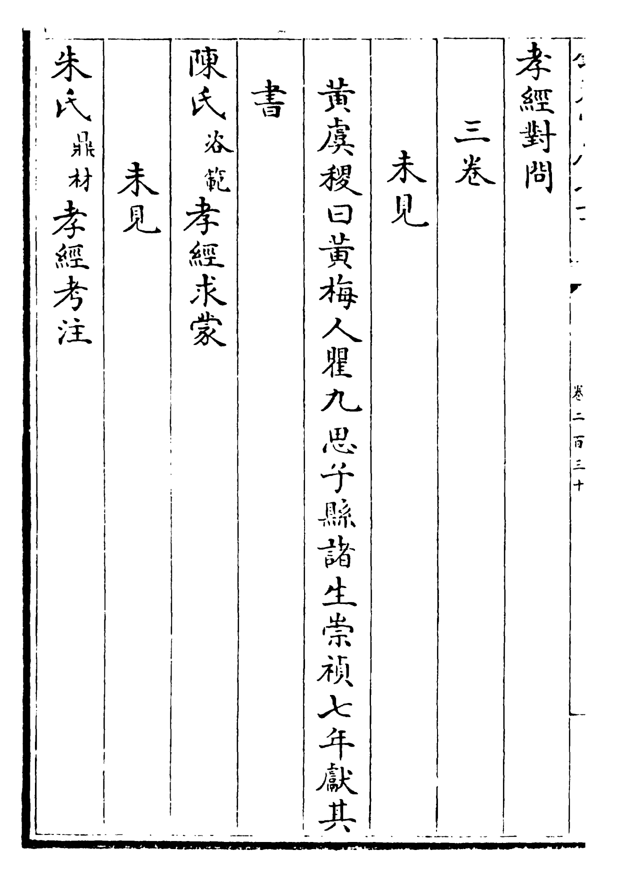
三卷

未見

孝經考異

一卷

未見



孝經對問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黃梅人瞿九思子縣諸生崇禎七年獻其書

陳氏洛範孝經求蒙

未見

朱氏鼎材孝經考注

未見

張氏雲鸞孝經講義

未見

繆泳曰張雲鸞字羽臣無錫人

陳氏三槐孝經繹

未見

蔡氏復賞編次孝經

未見

梅氏鼎和孝經疏抄

一卷

存

江氏元祚孝經彙注

三卷

存

江氏旭奇孝經疏義

未見

孝經攷異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崇禎二年正月進

旭奇進表畧曰臣惟享祚之久三代之中無如周三代以下無如漢周之文武止孝達孝尚矣漢之列宗廟號皆有孝字葢立愛惟親愛其親而愛他人上下常相保之術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漢孝宣時疏廣疏

受以之訓儲孝章時介胄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隋蘇威言惟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納其言以孝經賜鄭譯孝經原有閨門一章唐司馬貞諱之遂為馬嵬之兆周賓興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齊内政公問鄉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漢元朔間有司議不舉孝以不敬論唐制舉明經孝經為九經之首宋詔察孝弟力田而明經仍唐制我太祖

高皇帝諭俗首孝順父母亦有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後來廣輯經書大全發題試士孝經偶遺實有待於皇上也臣敢以師說疏義進呈伏乞敕下禮部會集儒臣補成孝經大全考試發題使萬世皆仰盛典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繆泳曰旭奇以貢入太學崇禎二年正月車駕臨雍旭奇進所著孝經疏義得旨下部議許直省學臣命題試士太傅襄城伯李國楨為板行其書會四譯館

宴屬國遠人有跽求孝經疏義者曰外國知有是書久矣館卿乃移文翰林院取給之

鄒氏期相孝經筆旨

一卷

未見

蔡氏景默孝經衍義

三卷

存

錢龍錫曰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歴代師授不同吾友蔡伯棫氏研精歳月著古文衍義一編陳卧子見而激賞謂當授鋟以廣其傳是經當從古本無疑而學官所頒黨塾所肄不當外此者也

李茹春曰伯棫古文衍義根極理要每旁繫辭立觧嘗為論以駁作忠經擬孝經者曰春秋固忠經也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人臣委身事主凡經國子民之業盡在無忝所

生之中豈必求端於孝經外哉識者韙之
許譽卿曰伯㭧兼通九經其教授子弟進退以禮出
其門者皆有法度近以孝經注疏未詳網羅漏逸博
存衆說旁引曲達務合源流豈不為草莽功臣乎
何萬化曰吾鄉蔡伯㭧氏每謂易傳春秋與孝經相
表裏春秋繼易傳而作孝經繼春秋而成以天地之
經挽人倫之變也會令上表章孝經頒布學官伯㭧
出所著衍義公諸同志既詳擇於古注之内復博採

於古注之外是經無多字句移畧可畢今讀衍義令人尋味累日莫竟何其纒緜宏遠洄洄水之功臣矣景默自序曰孝經一篇孔曾傳道之書大全義洽原自貫通但或引其端或廣其說或申前旨或發别義故並冠以予曰乃後儒武斷妄列章目强分經傳殊失聖賢本旨憶昔萬歷庚辰默方六歲先君子首授古孝經耳提面訓朝夕被服口誦心維習與性成因著衍義三卷今上表章是經頒布學官甚盛典也然

宇內承訛已久將從石臺注疏恐閨門闕而遺關雎
麟趾之意將從紫陽刊誤恐字句𦶜而非孔壁家藏
之舊謹遵司馬温公秘閣古本繕寫鐫行俾留心聖
學者靜參潛玩自可通其意義所在時崇禎庚辰歲
春王正月

宮氏偉鏐孝經緒箋
二卷
存

李延昰曰泰州人字紫元崇禎癸未進士

薛氏正平孝經通箋

未見

江南通志正平字更生華亭人晚以字行更字那谷少為儒長為俠老歸釋氏死石頭城下葬於方山之陽作孝經通箋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晉宋間不忘留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外乎此其用意之深如此

張氏夏孝經問業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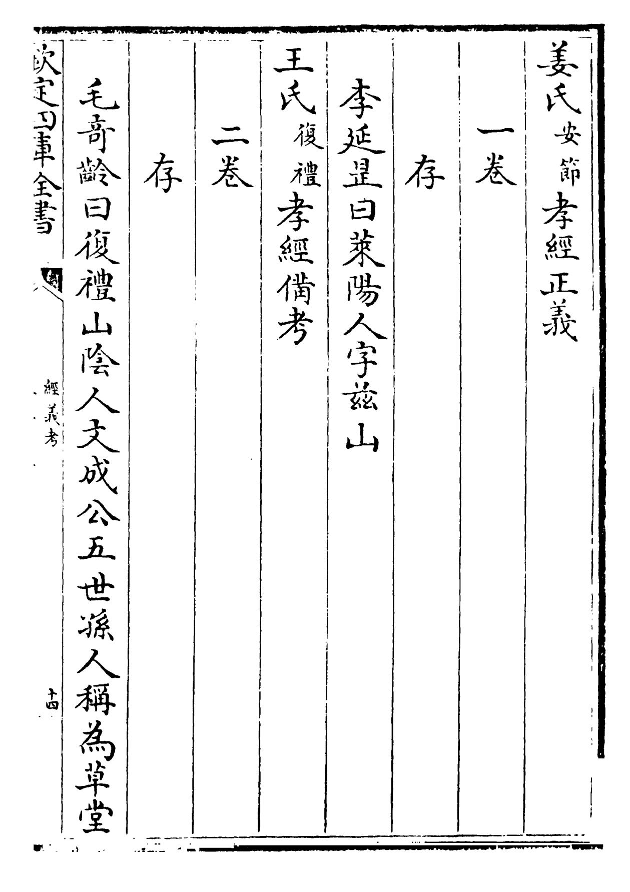
梅文鼎曰夏字秋紹無錫諸生隱居講學

葉氏鈖孝經注疏大全

一卷

存

錢枋曰鈖字潛夫嘉善人



姜氏安節孝經正義

一卷

存

李延昰曰萊陽人字茲山

王氏復禮孝經備考

二卷

存

毛奇齡曰復禮山陰人文成公五世孫人稱為草堂

先生

顧氏蘭孝經箋注

一卷

存

高兆曰蘭字芝侶杭州人

吴氏之騄孝經類解

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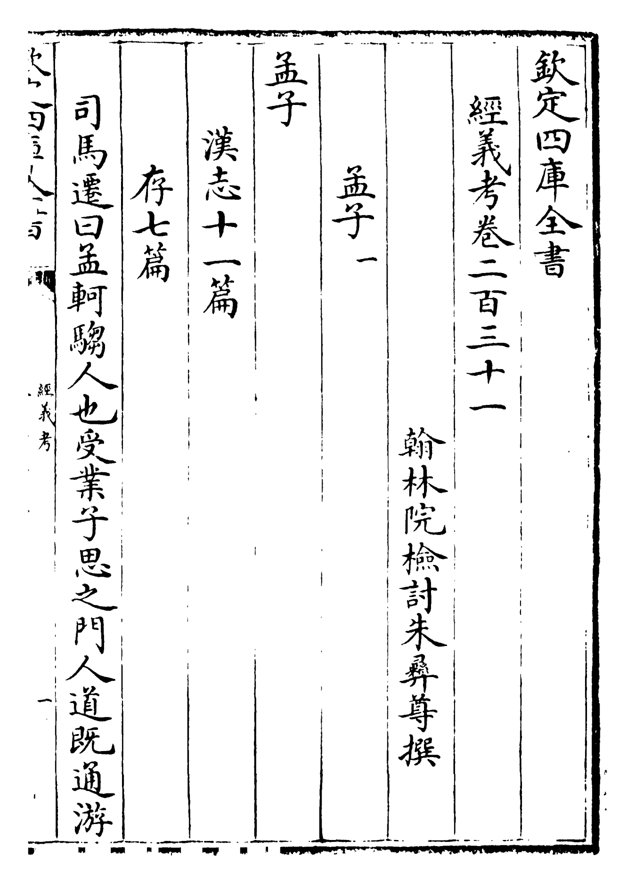
存

吳氏從周父母生之章衍義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一

孟子

漢志十一篇

存七篇

司馬遷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揚雄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又

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茍知之亦允蹈之

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趙岐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又曰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絶

王肅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也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廣韻注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姚信曰孟子驅世事於仁義之域使行者步中正之途　又曰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　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

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又曰軻之書非自著既

沒其徒萬章公孫丑記其言耳

林慎思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

皮日休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文槩若經傳繼乎六籍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

程晏曰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

貫同曰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按貫氏責荀篇所云十四篇蓋析七篇上下

言之

歐陽修曰孔子之後惟孟子最知道

蘇洵曰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為劖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司馬光曰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子好詩書

徐積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

蘇轍曰不觀於詩無以知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

矣

程伯子曰論心術無如孟子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

黄庭堅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

晁說之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攷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為然

楊時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知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説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

胡舜陟曰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

洪邁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馬總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

施德操曰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於横流啓人心於方熾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

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人開悟後世者至深矣

劉昌詩曰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説孝經為正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説孝經為正是謂四篇

朱子曰孟子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知非綴緝所就也　又曰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　又曰孟子要熟讀　又曰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

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閒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張栻曰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

陳文蔚曰孟子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自解此一二句

輔廣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世者而孟子真得

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

董銖曰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或曾略加删定也

陳淵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

高似孫曰士生戰國之間其能屹主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王應麟曰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　又曰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又曰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又曰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

輿疑皆傅會

黄震曰孟子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而世猶或譏之夫李泰伯以富國彊兵為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説誘時君變化百出温公守樸意見所不合與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又曰晦庵謂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不合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

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

齊宣王甚明湣王在位四十年孟子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近世師儒援為王留行事謂有區區齊宣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矣此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馬端臨曰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録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

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今從之

趙德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何異孫曰孟子是軻自作之書

薛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王鴻儒曰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

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為醇乎醇之儒也

胡居仁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内外本末交盡

郝敬曰戰國處士横議楊朱墨翟鄒衍鬼谷子公孫龍之輩百家簧鼓竽濫不可勝聽而孟子生當斯時獨能守仁義性善孝弟中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學上達之旨斬然歸於一七篇之辭彰明較著而其旨精融渾化使當世由之而不知後世習之而不察

嗚呼微已　又曰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於詩書
程正叔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息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春秋莫如孟
子按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義即易立人之
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窮理盡
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
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

安與王雎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於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後張霸之武成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邱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

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奬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諸傳旮紛紛語夢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於先王之禮巡狩述職班爵禄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云云故達禮

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　又曰孟子器宇正自寬平言語行事極近人情不見諸侯而齊宣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禄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為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必三宿廌不苟取而不為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者不以為異端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貨好色亦可

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閒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過於魯而未嘗怨其沮已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往返不言而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究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温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為隘以柳下惠為不恭以仲尼為不為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

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又曰孟子言性善原於孔子孔子賛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性善之淵源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子思之受指於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㫖也　又曰論語多言仁孟子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為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為至惻隱之心雖禽獸亦有羞惡之心惟聖賢能充小大之分也論語與羣賢論學故包羅大孟子與世人勵廉恥故切劘精　又曰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録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

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為知

言　又曰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

人姓名甚無根柢據七篇中義理文字多與子思中

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居下位不獲乎上一章

文字義理全與中庸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

公問舊君反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意同而

孟子又自謂未得為孔子徒私淑諸人故或謂受業

於子思之門人近似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為衍趙歧

注孟子及孔叢子書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

按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子未得為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為臣今按孔氏生伯魚伯魚生子思而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與夫子同時後此百餘年孟子長受業安得子思尚在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歿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為繆公臣計其時

年已老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葢年高為繆公所嚴事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親受業者誤

楊豫孫曰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至宋始列於經其七篇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趙岐云偽書也漢文帝嘗置博士其後王充林慎思馮休李覯司馬

光鄭厚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等書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孟子二

揚氏雄等四註孟子

宋志十四卷

佚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註音意

淺近蓋依託者

王氏充刺孟

一卷

存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其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永元中卒

部博曰大賢若孟子其可議乎後漢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賛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按刺孟計六篇

趙氏岐孟子註

隋志十四卷

存

岐題辭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

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説

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録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

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

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

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

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

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

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

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殁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

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

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邅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儋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蘊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

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倘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為皮氏長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岐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

懼禍逃避之珫果收岐家屬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
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
中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拜并州剌史遭黨錮十餘
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
常年九十餘卒
張鎰曰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
題辭也
馬總曰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晁公武曰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絶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

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絶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陸九淵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黄澈曰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欲得君蓋以安民也

王應麟曰黄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　又曰滕定公文公趙氏注云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考　又曰曹交趙氏注云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

爲氏者　又曰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

何異孫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集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鄉貫公彦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亮他勤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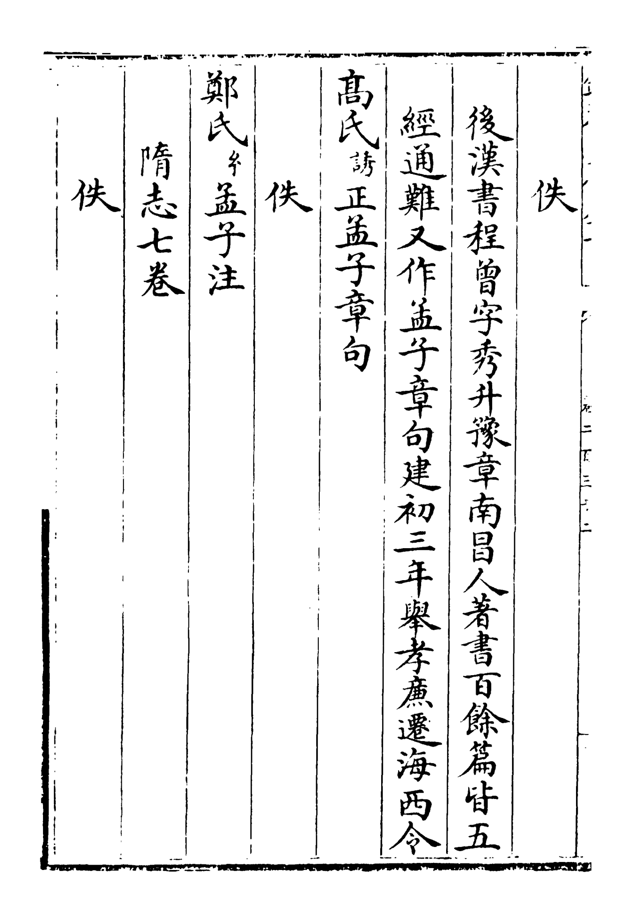
鄭公曉曰孟子至漢後始盛傳於世注有趙岐陸善

經自善經以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陳士元曰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按宋鄭耕老說亦與趙氏同

程氏曾孟子章句



佚

後漢書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

高氏誘正孟子章句

佚

鄭氏玄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劉氏熙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按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綦毋氏邃孟子注
七録九卷唐志七卷
佚
按李善注文選引綦毋邃孟子注秋陽以暴

之釋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驅蛇龍而放
之菹釋曰澤生草言菹

陸氏善經孟子注

唐志七卷

佚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
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

按孟子為長者折枝趙注云折枝按摩折手

節解罷枝也陸云折草樹枝朱子集注從之有私龍斷焉龍斷義趙注未詳陸云有岡隴斷而高者集注亦從之性猶湍水也趙注云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陸云湍波流也集注兼從之餘若配義與道陸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爲之詭遇陸言詭計以要禽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陸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盎於背陸言如

負之於背子莫執中陸言子等無執中有違
財者陸言違財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
就開其性理也變其彀率至能者從之陸云
彀率法也躍如心顧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
也被袗衣陸言衣之美者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
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注云鄒魯相鄰
故云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葢

子意自以當之以況絶筆於獲麟也是書舊

唐書經籍志失載今已無存見孫宣公音義

張氏鎰孟子音義

唐志七卷宋志三卷

佚

舊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歴

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静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

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

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
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
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三
十里為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
姑蘇志鎰字季權一字公度
按張氏音義云睊睊胥讒側目視貌言睊睊
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徒杠成杠方橋也可
通徒人行過者桮棬屈木為之其趨一也趨

讀趣言其趣而正道無異也朱子集注從之
鄒與魯閧閧鬬聲從門下者朱子從而節之
餘若善為説辭説音税捆屨捆作裍子噲燕
易王子訑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
之貌與諸家詮釋差别舊唐書經籍志亦失
載僅見孫氏音義

丁氏公著孟子手音

宋志一卷

佚

按丁氏手音今亦無傳其見於孫氏音義者
頠比死者一洒之音洗謂洗雪其恥也獨樂
樂上音岳下音洛從獸無厭厭平聲反其旄
倪旄老也倪謂繄倪小兒也乃屬其耆老屬
會聚也爾何曽比予於是曽音憎則也乃也
悻悻然見於其面悻悻作婞婞恨也直也舍
皆取諸其宫中而用之舍音赦止也勞之來

之勞來皆去聲門人治任將歸治任謂擔任
之具虆土籠也梩土轝也先儒説五霸不同
有以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晉
文為五霸者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兩馬之力與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限之轍
迹也孟子意言城門限迹切深以日久遠為
車所轢多故也豈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
使然以上皆為朱子集注所取其文異者是

罔民也罔作司止或尼之尼作屋相與輔相
之相作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使民肸肸然
肸肸作肹肹師死而遂倍之倍作偝蠅蚋姑
嘬之蚋作蠅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蜹同
謂蜉蝣也音由一說蠅姑即螻姑也搏而躍
之搏音團一匹雛匹作疋音節疋雛小雛也
是以言餂之按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
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

此字從食蓋傳寫誤也又有音異者汙音蛙不平貌恔音皎憭也許行行音衡弤肸弤音彤義與弴同掊克在位掊薄侯切深也聚斂也駱稽曰駱貊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又有義異者龍斷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媒妁之言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晉之乘楚之檮杌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

謂春秋為檮杌者在紀惡而與善也播種而耰之耰壅苗根也有梏亡之矣謂悔吝利害也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變其彀率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躍如猶言卓爾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

劉氏翼孟 軻

三卷

佚

欽名 曰劉御史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若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開卷慕孟軻為人所著翼孟三卷於聖人之㫖作者之風往往而得惜乎所著書散佚無存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